



●陈永胜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每年清明节前夕，学校都要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祭奠革命烈士活动，地点就在城里的烈士塔。

烈士塔，其实是朔县当地人的一种习惯叫法，它的全名叫塞北烈士纪念馆，后来又叫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地址就在文庙。

朔县的文庙，坐落在城西北，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正统十年(1445年)毁弃。成化十三年(1477年)重建。嘉靖、万历年间亦有修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相继重修。康熙五十九年(1658年)重建。其正殿就是大成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斗拱五铺作。大殿两侧各有耳房三间。远远望去，稳健庄重，宏伟壮阔，气象非凡。1949年以前，一直是朔县人祭祀大成至先师孔子的庙宇。

1946年6月16日，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北野战军向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发起“晋北战役”第一仗，一举解放了朔县城。从此，朔县回到人民手中，获得新生。

1949年3月，原中共雁北地委、雁北专署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经呈报晋绥分局批准，在朔县文庙原址改建塞北烈士陵园。园内陈列、铭记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原西雁北左云、右玉、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六个县及绥蒙军区为国捐躯的5163名烈士英名以及部分烈士的照片和遗物。

文庙占地面积将近10亩，主要建筑由大成殿、状元桥、泮池、杏坛等组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朔县解放仅仅三年时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如果要新建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烈士陵园，显然是没有这个财力的，于是经过上级批准，在文庙的基础

上改建。这样一来也就省时、省力、省钱了，主要把大成殿改造成烈士英名及部分遗物陈列厅就像个样子了。另外在状元桥的正南兴建了“塞北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此，朔县人就把文庙叫成了“烈士塔”。

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旗在胸前飘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临前，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会萦绕在我的耳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城里有三所小学，分别是：南街小学(第一小学)、北街小学(第二小学)和牛市街小学(第三小学)。我上小学的学校即是北街小学。记得第一次去烈士塔过清明节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戴老师说：“明儿上午咱们全校师生要到烈士塔去祭奠英雄烈士，大家要多穿点衣裳，小心感冒哩，烈士塔可冷哩。”

第二天早上，天气虽说有点清冷，但红彤彤的太阳照射在学校的广场上，我们的心里倒也暖洋洋的。北街小学就在烈士塔的前方，直线距离不过100米。这一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向北行，到了北大街和操场街的十字路口时左拐即是云路巷，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街道，不到200米。我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续向西走，很快就进了烈士陵园的大门，巍峨的烈士塔就矗立在了我们的脚下。

其时，其他学校的学生队伍已经早早地来到了这里，状元桥上、陈列厅前的月台上、南北通道上，黑压压地站满了前来祭奠的师生们。果然如戴老师说的那样，这里似乎比学校冷一点，其实也未必。主要是这里的气氛比较凝重，每个人都不敢大声说话，静静地等待着去陈列厅祭祀烈士的英灵。

等待简短的祭祀仪式后，我们就以学校、班级为单位，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来到陈列厅，也就是以前的大成殿。殿里的四周陈列着烈士的遗物和英名，正面墙上和东西墙上悬挂着一条条的挽幛和标语。陈列厅极是干净，上空弥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害怕的感觉。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一种由于缺乏充足通风而产生的一种轻微的霉潮气味。由于这一天来祭祀的学生多，在陈列厅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匆匆一过而已。对头一次来这里祭祀的二年级学生来说，留下的印象也是极其有限的。

从此以后，直到初中毕业，我们学校每年清明节前都要组织学生前往烈士塔祭奠先烈英灵。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对烈士塔的有关情况才有了比较粗略的了解。简单地说，它是山西北部地区建园最早、规模最大、陈列烈士最广、陈列烈士英名最多的一座纪念馆，也是目前为止朔州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城里的烈士塔因存在建筑陈旧老化、陈列内容少、占地狭小、安全等诸多问题，已经不能更好地适应祭奠者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朔城区委、朔城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决定整体搬迁烈士塔。

新的塞北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朔城区西关万亩沙森林公园，占地108亩，总投资4500万元。2006年4月奠基动工，2009年10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陵园坐北朝南，从南到北的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是大门、碑前广场、塞北人民英雄纪念碑、馆前广场、塞北革命纪念馆，东西两

侧是烈士公墓。

2010年国庆节前，我曾经和朋友来过新落成的陵园，感觉是：工程宏伟凝重，震撼心灵。朋友感叹说，朔城区政府办了一件漂亮事，烈士塔的搬迁，既恢复了朔州文庙的原貌，又改变了烈士陵园的面貌。是的，这是一项一举两得、名垂千秋的大工程、好工程。

202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天气极其寒冷，太阳却是红彤彤的，我奉命前来这里采访，馆长王彪同志热情地当起了解说员，里里外外向我介绍了一通。说起王彪，也许知道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可他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长达25年的岁月里，他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撰写、编著出版《疼痛的记忆》等十几部专著，为传承朔州红色革命历史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记得那天临近中午时，王彪站在“塞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对我说：“这个‘烈士塔’，碑身通高19.46米，是陵园的标志性建筑。”听了他的介绍，我心里想，是比以前的烈士塔高了不少。

“你大概不知道，‘烈士塔’规划设计的相关数字是有寓意的，比如，这个月台的东西宽是38米，寓意朔县县委是1938年成立的；碑身高19.46米、月台四面台阶6个出口17步台阶，寓意1946年6月17日朔县解放；月台高2.06米，寓意纪念馆2006年兴建。”王彪如数家珍地向我说。

原来是这样，这些寓意实在好啊！

从2010年到2020年，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接待拜谒者和凭吊者80多万人次，举办主题纪念活动600余场，先后有武警朔州支队、朔城区一中等29家单位在此挂牌，成为这些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6年8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9月6日公布，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为“国家级烈士纪念馆”，同年10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此而立碑。它还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

四

记得王彪和我说过，他也习惯把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叫做烈士塔。我想，作为非书面语言，叫烈士塔有啥不好呢。

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爱国主义教育同样需要从娃娃抓起。让娃娃们从小就了解我们的新中国是由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来之不易，来之不易。

烈士塔前祭英灵。今年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了，在祭祖的同时，做家长的人大有必要带着孩子来烈士塔前凭吊先烈。

图/马占俊

迟到的追思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下)

●齐凤翔

《待到梨花烂漫时》、《人民日报》采用于要闻版头条，《山西日报》以《殚精竭虑写忠诚》为题发在头版头条。这篇作品获新华社国内部优秀新闻作品奖，且在20篇作品中排名第一。2003年第五期《中国时事界》公布信息并配有评价文章，称其“作为通讯员来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头一回”。2005年我被山西省首届特殊人才评委授予正高职称，是与之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老贾也给予了教我父式指导。在我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时，他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要越权；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社长后，他则要求我一定要把权力分配给分管副职，让他们有职有权。尽管我一照做，但总有不尽人意处。那一定是我的水平赶不上老贾的指教没有错。那一年，我力主为建立了劳动关系临时工缴纳养老保险，却遭小字报的恶意围攻，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我为此特别苦闷，就给老贾打电话诉说。老贾十分动情地说：“临时工也是人。你做的没错！谁要是公开发灰，老贾去帮你！”

我常想，跟老贾相处，必须要有一种底气，那就是要清正。不然，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不管你多有权势，都不会正眼看你。2008年，我担任了山西省新闻系统高级职称评委，感觉压力好大，弄不合适，就无法再登老贾的家门。事后他肯定要问个所以然，让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又不是顶级内行，只有用权威的职能做出权威的事，他才认可。

以后与他多次谈及此事，我自感几项能说得过去：一是没给我哥和我爱人评；二是与其他评委沟通，为有能力无学历的《大公报》社长张破格评上了正高级职称；三是积极引导，为因答辩时紧张而几年都未能通过的一位新闻博士顺利晋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这几项果然傲气地通过了他的“验收”，成了我在他面前逞能的得意之作。他听说我在朔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且“出无车”“食无鱼”，欣喜地笑了，显然舒展了眉头，笑得再无担心，再无挂记。

我很渺小，但一刻也不敢忘记向老贾看齐，一刻也不敢给老贾脸上抹黑。那年单位集资建房，投很少的钱就能换取很大的利，但我没有要。我跟老贾交流，他说：“你做得对！”我儿子结婚小操小办，应付了一下“亲朋舆论”了事，且向市纪检委做了申报。前几年我母亲等三位亲人相继去世，都丧事从简，不声张，不收礼。老贾知道后，自然是一番充分肯定。被他认可，比给我评个劳模也兴奋。

侧是烈士公墓。

2010年国庆节前，我曾经和朋友来过新落成的陵园，感觉是：工程宏伟凝重，震撼心灵。朋友感叹说，朔城区政府办了一件漂亮事，烈士塔的搬迁，既恢复了朔州文庙的原貌，又改变了烈士陵园的面貌。是的，这是一项一举两得、名垂千秋的大工程、好工程。

202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天气极其寒冷，太阳却是红彤彤的，我奉命前来这里采访，馆长王彪同志热情地当起了解说员，里里外外向我介绍了一通。说起王彪，也许知道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可他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长达25年的岁月里，他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撰写、编著出版《疼痛的记忆》等十几部专著，为传承朔州红色革命历史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记得那天临近中午时，王彪站在“塞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对我说：“这个‘烈士塔’，碑身通高19.46米，是陵园的标志性建筑。”听了他的介绍，我心里想，是比以前的烈士塔高了不少。

“你大概不知道，‘烈士塔’规划设计的相关数字是有寓意的，比如，这个月台的东西宽是38米，寓意朔县县委是1938年成立的；碑身高19.46米、月台四面台阶6个出口17步台阶，寓意1946年6月17日朔县解放；月台高2.06米，寓意纪念馆2006年兴建。”王彪如数家珍地向我说。

原来是这样，这些寓意实在好啊！

从2010年到2020年，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接待拜谒者和凭吊者80多万人次，举办主题纪念活动600余场，先后有武警朔州支队、朔城区一中等29家单位在此挂牌，成为这些单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6年8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9月6日公布，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为“国家级烈士纪念馆”，同年10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此而立碑。它还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

四

记得王彪和我说过，他也习惯把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叫做烈士塔。我想，作为非书面语言，叫烈士塔有啥不好呢。

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爱国主义教育同样需要从娃娃抓起。让娃娃们从小就了解我们的新中国是由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来之不易，来之不易。

烈士塔前祭英灵。今年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了，在祭祖的同时，做家长的人大有必要带着孩子来烈士塔前凭吊先烈。

图/马占俊

文化馆长在直播

●樊海霞

正月十五，山阴县文化馆马馆长的一场元宵节直播牵动了全国各地的山阴游子和外地看客，他们都说山阴今年的元宵节办得真好！

我远在海外的哥哥，把直播不仅分享给离家久远的包头姑姑一家，让近九十岁高龄的姑姑回想起曾经的热闹而饱含热泪，自己也一边观看一边叨叨：大头人、高跷、大桥沟、北头起。他越说越兴奋，好像这一场直播撩拨起哥哥童年元宵节的快乐，母亲说哥哥哥老了，竟然说起这些了。

是啊，许多人的故乡是回不去的地方，满满的乡愁；故乡是心灵的归宿，永远藏着曾经的最美好的东西。一场元宵节的直播，让多少游子湿了眼眶，润了心田。

直播已不再新鲜，大部分人是为了带货，而马馆长的直播是为了把家乡的文化宣传出去。直播间人数上万，微信群里频频转发，直到元宵晚会结束，直播间的人们还是久久不愿散去，依旧有几千人在等候，他们等候的是一场久违的快乐，一场久别的重逢。他们说哪怕再看老家别的灯，家乡的街道也行，马馆长便在凌晨的街上带领大家观看我们曾经共同的家园，寒风把马馆长冻得鼻青脸红，很多人感激地说，你辛苦了！

马馆长名叫马建中，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他的父亲在他小学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台收录机，他喜欢听歌，爱上了唱歌。参军后，他在军营文化活动中崭露头角，官兵们喜欢听他唱的歌。转业回山阴县，先后在县土地局和财政局工作，一次参加山阴县文化馆举办的唱歌比赛，引起当时的文化馆馆长韩卫华老师的关注。不久，韩卫华邀请他主持一档文化馆举办的节目。

在韩老师的鼓励下，马建中走上了舞台，主持了第一节节目。从此，他也走上了主持节目的道路。并且开始在他喜欢的领域发展，从2012年开始，他就任文化馆兼职了。有人说何必去文化馆帮忙，那个没油水的地方，可他眼睛看的不是油水，而是一场有意义的活动。

对于文化馆，马建中也是从小就有情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馆，那是大小小孩都喜欢去的地方，电影海报、县里“六一”儿童节活动的摄影照片都在文化馆展出，正月十五的汇演，最初的跳交际舞，都在文化馆举办。马建中小时候就曾在文化馆里学过画画，那个安静的院落，让马建中沉浸进去，一颗热爱艺术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萌发。所以，去文化馆帮忙，马建中是愿意的，这里有他的爱好。

爱好音乐的人本身就是快乐的人，情绪平和的人。音乐带给人不可言喻的愉悦，马建中乐在其中。而且，他的确是一个情绪平和、快乐简单的人，每次见他，他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带着平和的情绪，有着谦和的态度，这一切都在感染着你，如一个暖炉，微微地散发着热气，慢慢地将你包围，令你也身心舒畅。

在这项工作中，马建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2014年获朔州市总工会“我与改革创新”演讲比赛三等奖；2017年，获山阴县“喜迎十九大”演讲比赛一等奖。同年，获市总工会“劳动美”演讲比赛二等奖；2018年获朔州市委组织部“维护核心，见诸行动”演讲

初升的太阳红彤彤

●郑秀丽

看日出，是女儿一直心心念念的事，到泰山看日出，到华山看日出，到海南的日光岩看日出，心想着，但没有落实。

看日出得早早起床，到指定的地方，等待日出。每到假期，女儿提出要看日出，我心里是抗拒的。而女儿在看日出这件事上，也没有执着地去实行。于是，看日出，也就成了她的辞掉，也成了我觉得她没有实现的想法。

孩子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孩子们的小事，在我这儿，就成了大事。日出与日落，是一天的开始与结束，在人们的眼里，在人们平常的生活中，可能都没时间去日出与日落的壮观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我们都在享受着太阳带给我们的光明与温暖，也不去多想太阳升起的样子，太阳落山的模样。今天早上6点30分坐车，从朔州到北京，车开在空旷的地方，正前方太阳刚刚升起，脱离了地平线，圆圆的、红彤彤的，因为天气晴朗，挂在天边的太阳，格外耀眼，光芒四射，似乎还能感受到它慢慢升起。

小时候看书，说红彤彤的太阳

比赛优秀奖等奖项。

马建中的才华和为人受到大家肯定。2018年，韩老师退休的时候，建议马建中过来当文化馆馆长，他知道，搞好文化馆非寻常，他认为马建中一定会有所作为。

马建中犹豫过，因为朋友们都说财政局的总预算会计，这么好的岗位去文化馆干什么？但是，心中那份热爱激荡在胸，冲出胸膛，他的手指引他去做出正确的决定，他和组织要求调去文化馆，因为那里能让他真正地发挥专长，为群众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在领导的支持下，2019年，马建中正式担任文化馆馆长。他如鱼得水，热情地投入到山阴县文化宣传普及工作之中，每年组织较大的文艺活动至少五十场，使广大群众在娱乐中受到鼓舞，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每次活动的跟拍照片几百张，马建中编辑、配文字，常常一个人干到深夜，此刻，他的身心是愉悦的。

就如这场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直播活动，对工作而言，他是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把自己的“家乡年”宣传出去；对自己而言，是充满记忆的一次经历。他喜欢着，热爱着，他无意间就把文化馆突破保守与陈旧观念落在了实处。这场直播唤醒了多少人儿时的记忆，唤醒了多少人对生活的热情。那些曾经热火朝天的元宵节活动是深藏于心的快乐，被这场直播点燃，想起来时的路，想起初心的美好。

这场直播最后结束时候的蹦迪，是马建中团队的创意，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点燃了老中青三代人的激情。他解决了文化保守与陈旧观念的局限性的难题，展示了创新意识和拓展性。

马建中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他就是我们身边一个路人，旁边的一个邻人。世上的路千万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都有自己的喜欢、自己的特长，只要你做你爱好的事情，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升起来了，是作者看见太阳升起的模样。今天，就在今天早上，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太阳升起时的模样。原来太阳刚升起时，就是红红的、圆圆的，周围带着光芒，缓缓地向上升起，升着升着，逐渐变白，一个小时后，已挂在天上，白得耀眼，加上周围的光芒，眼睛隔着车窗，已不能直视。原来想着太阳的升起，不必到高山、到大海边，每天只要早早起床，就能看到太阳刚升起时的模样。太阳很仁慈，又很公平，它的温暖，是送给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只是我们忙于工作、学习、生活，忽略了它们的升起与落下，甚至它带给我们的温暖，我们都错过了。

我今天也是突生感慨，每天享受着太阳的温暖，却感受不到什么。然而细细想想，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应好好地敬畏自然，敬畏天地赋予我们的一切，好好珍惜生命，不枉来世一遭，给世间留点什么。

心中有天，哪里都有日出。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